# 從虛榮與奢泊的分野談到佛學的眞精神

林瑩霞

有人說：今日，在人的各種美德之中，最難得的恐怕要算「奢泊」了。

說這話的人，自然是有其理由的；因爲今日世界，科學昌明，日新月異的發明物，簡直已經到達化腐朽爲神奇的地步，對人類生活的改善，一日千里，種種新穎奇巧的用品，層出不窮，如果要想令一個人對之無動於衷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事實的確如此，現代人的欲望，不要說跟幾百年前的遠祖比，即使和早五六十年的人相較，也不知高出多少倍。人類因物質文明的進展而使生活水準不斷提高，這是可喜的現象；因爲人生的理想，生活的富足是其中之一。

然而，由於現代人的生活水準普遍提高，簡樸與奢侈的界限在觀念上很容易混淆，以致會使人認爲「奢泊」業已無法維持，而認爲「虛榮」浮華才是當然的，進而導致人心腐化，以靡費舖張、炫異耀奇爲能事。同時，人類儘管有能力，但拚命賺錢的目的，如果只是純粹爲了作更大的消費，放浪揮霍，縱慾無度，那麼不止敗壞個人的品德，而且轉移一己的志向，勢必造成許多社會問題，連帶損及國家元氣。

世上到底有什麼東西是人類最容易感染而影響

極爲深遠的呢？那就是「虛榮」了。虛榮並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天性，而是後天習染到的惡習。這話並不是毫無根據的，而是一項事實，古人說：「三代以上，惟恐不好名；三代以下，惟恐好名。」可見古人對名聲看得淡薄，自然也就沒有「虛榮」的習尚。明白這一事實的中外學者很多，像近代愛爾蘭作家兼批評家喬治·摩爾便說：「古代的惡癖是殘忍，現代則是虛榮。虛榮是這世界的痼疾。」而且「虛榮」更是隨著文明而消長的東西：文明愈進步，社會愈繁榮，物質的誘惑也愈盛，於是人們便愈來愈以能滿足物慾爲生活的中心，在交相競勝之餘，從而就染上「虛榮」的痼疾而不自知。

染上任何一種痼疾都是要命的。就是由於世上人心的殘忍，因而造成了許多有形的劊子手，這暫且不去說它。虛榮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甚至有人更說「虛榮」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，因爲它的手段遠較殘忍高明，它是教人自我毀滅，所以更加厲害。而且從表面上看來，任何一種激情都會讓人有歇息的片刻，而虛榮雖不是一種激情，卻永遠不會讓人安分。「虛榮」的行徑儘管是極其可笑而幼稚的，但是世上很少有人能夠把這種人類的弱點連根拔除。

因此，說「澹泊」，自然與享有現代生活的必需品無關。同時，若說現代人與「澹泊」的美德絕了緣，或是就此可以撇開它；這樣的話是不能成立的。

「澹泊」給人的益處，是使人能夠保持清明的神智，因而認事眞切，不會使他的性靈爲物欲所汨沒，進而才能使人格永保其獨立完整。在任何環境中，也都能直道而行，做一個人所當做的事，不致因爲受外界誘惑，而出賣了無價的靈魂。

「澹泊不是無爲」，而是恰恰相反，它正是有爲的前提；一般人誤解了這一種高貴的德性，以爲它是消極保守，是不求進取的表現，在今天這個競爭劇烈的世界，不宜崇尚這種不積極、不樂觀的行動習慣。說這話的人，顯然在觀念上是有所偏差的。就如同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」這句老話，不知出自那個造詞者的口後，漸漸的把它的原意完全顚倒歪曲過來；到如今，看到這句話就覺得無形中隱含著無責任感、無進取心的消極思想，以致形成了

不正確的人生觀。事實上把鐘與和尚拉在一起，當然沒有什麼不好，但是如果引起了觀念上的混淆、思想上的錯誤，那就非常可笑了。

中國寺廟設鐘，是在隋唐時盛行的，寺院早晚撞鐘，在於喚醒迷情，發人深省，提高積極生活的作用。換言之，就是借著暮鼓晨鐘的聲浪、水秀山青的境界，以達到性靈的淨化。日人所翻刻的百丈叢林清規說：「寺院晨昏擊鐘，乃支那寺規。引杵宜緩，揚聲欲長。曉擊則破長夜，警睡眠；暮擊則覺昏衢，疏冥昧。」眞的，每當夜闌人靜，傳來幾響婉轉鐘聲，觸動心靈的深處，給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兒多少清醒一下，所以聞鐘偈說：「聞鐘聲，煩惱輕，智慧長，菩提生。」虛雲老和尚警誡門人聯語說：「日去月來，莫把光陰遮面目；鐘鳴板響，常將生死掛心頭。」從這首長聯裏，和尚撞鐘的目的，可以思過半了。

談到這裏，不由得又引發了筆者一個感觸甚深的問題，那就是佛學眞理的一再被歪曲、被誤解，尤其在今日各教充斥，眞理欠明的當兒，佛學與佛教正面臨著一些厄運與考驗，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。例如一般人常批評佛教，總說佛教太悲觀、消極了，因爲佛法談「空」、談「戒律」，佛陀教人「淡泊」寧靜，少慾知足，要從禪悅的修爲中得到眞正的快樂。也正是要教人遇事不要執著，在緣具時，隨遇而安；在緣散時，也淡然處之，不要攀緣外界境相而生出許多無謂的煩惱。要我們知道一切外在現象，都是虛幻不實的。能夠如此那麼人生豈有不和諧？這是因爲佛教是以「無我」、「緣起性空」的學理，要我們看破、放下、任運、自在，去達到服務社會、造福人群的目的。

佛教本身又是一深奧玄妙的學術，常常會使人捉摸不定，因而導致一般人對佛教產生「消極」、避世的錯誤觀念。其實，佛學的眞精神，是實觀而非悲觀，是積極而非消極，是淑世而非厭世的。下面就針對這三方面來分別闡明其精義：

**㈠實觀而非悲觀**：佛陀以慈悲爲懷；慈爲利樂衆生、普渡衆生之意；悲則爲悲天憫人，以拔衆生苦爲究竟。能既慈又悲，便能將其悲憫之心廣施於大衆，所以佛教絕不是悲觀的。它要我們斷除貪欲、無明、執著與妄想後，不要再追憶過去，不企求

未來，而是要紮紮實實地生活在現世裏。讓我們能渾然達到忘我，與天地萬物融爲一體；所以佛教對宇宙、人生的看法是「實觀」的，既非樂觀，也不是悲觀的：因爲樂觀者常只看到事情的理想狀況，容易流於幻想、空談，宛如空中樓閣，海市蜃樓一般，遇到不如意事多時，必會由樂觀轉爲悲觀，不可能臻於物我一體的境界；而悲觀者對事的看法恰與樂觀者相反，鎮日憂愁、苦惱，面對生、老、病、死的憂患，便不能達於天人合一的境界。「實觀」者，能勇敢而客觀地面對事實，去徹底解決問題，然後獲得眞實與永恒的快樂，入於齊物之境。佛陀的「四無量心」—慈無量、悲無量、喜無量、捨無量—中，「喜無量」的喜爲實觀的喜，並非客觀的喜，也就是洞悉生命的奧秘，如親見廬山眞面目，斷除了無明與煩惱，而又能推己及人所得的喜悅。

㈡**消極而積極**：一般人常會認爲佛教是消極的，這是因他們不懂得「四大皆空」、「五蘊無我」的道理，就以心經上所說的「色卽是空，空卽是色」之意來說，色是地水火風四大假而有之物；空乃無自性，卽緣聚則合，緣散則離，緣此故彼起。乃是這大自然界中最玄妙的道理，那裡有消極的存在成分呢？佛陀說：「當勤精進！譬如滴水常流，便能穿石。」這是含有消極的語句嗎？

㈢**淑世而非厭世**：華嚴經上說：「利樂一切衆生，永不疲厭……，令得一切無礙大智慧。」由此，便可以讓我們知曉佛陀是淑世而非厭世。所謂「勇猛精進，度一切衆生出生死海。」這是華嚴經的名句。拋開上面不談，如果說佛陀是厭世的話，他又將如何能勸人行善呢？又怎會在自己悟道後進而推己及人、普渡衆生呢？又如何會勸人勿殺生呢？可見佛陀乃淑世而非厭世，是千眞萬確的事實。

總之，佛法是指導人生、激勵人生、鼓勵人生的，修學佛法可使人從迷夢的人生，演變爲覺悟的人生，由生死的人生進而爲解脫的人生，由凡情的人生昇華爲聖智的人生，並且教導我們如何自「虛榮」人生中超脫出來，淨化爲「澹泊」人生，如此絕不會流於消極，它反而會使我們從缺陷的人生成爲美滿的人生。

——本文榮獲范道南獎學金。